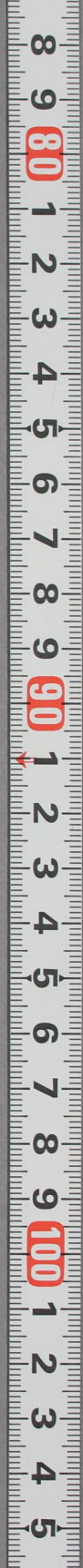


1 4
1544
35



建炎以來朝野雜乙集卷第五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制作

寶璽

國朝南渡之後御府所藏玉寶凡十有一金寶三玉

寶一曰鎮國神寶承天福延萬億元極二曰受命寶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此二寶三曰天子之寶書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

封冊五曰天子行寶書用之六曰皇帝之寶書用之

七日皇帝信寶賜隣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制此

所謂八寶也皆高宗作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十日定

建炎以來朝野雜乙集卷第五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制作

寶璽

國朝南渡之後御府所藏玉寶凡十有一金寶三玉

寶一曰鎮國神寶

承天福延萬億允元極

二曰受命寶

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此二寶

三曰天子之寶

若外夷書用之

四曰天子信寶

舉大兵

五曰天子行寶

封冊用之

六曰皇帝之寶

若隣國書用之

七曰皇帝信寶

賜隣國書及物用之

八曰皇帝行寶

降御劄用之

此

所謂八寶也

皆高宗作

九曰大宋受命之寶

太祖作

十曰定

命寶

範圍天地困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先疆

十一日大宋受命中

興之寶

高宗作

金寶一日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印香合詞表

二曰天下合同之寶

印中書門下省文字

三曰書詔之寶

印詔書

自秦以前上下通稱璽

春秋傳季武子取卞璽書追而樂之戰國策欲璽者段于

子是

秦有天下始制天子皇帝六璽自是惟諸侯王

得稱之唐武后長壽二年改璽為寶

以璽音近死故易之

天寶

十載又合受命傳國為八寶八寶之稱自此始矣唐

末喪亂八寶或亡或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曰皇帝

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

太祖革命傳其二命至

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寶廣四寸九分厚一

寸一分填以金盤龍紐

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

自是遂為定制

鎮國神寶者

仁宗皇祐五年七月所作也篆如其

名

空臣龐辨書

受命寶者

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受也

其文相傳以為秦璽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兵圍

四寸

衛宏曰秦以前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用玉按玉璽齒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下

和所獻之璞藺相如詭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至

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

丁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宮井中後

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厥後歷世皆若然魏氏何不寶而用之以自刻璽乎

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

晉璽也

右魏璽讀自左及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

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為漢所傳

秦璽寔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氏死其臣蔣

幹求援于謝尚乃以璽送江南太元之未得自西燕

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璽也

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

晉孝武太元十

九年西燕主承

求救于赫恢並獻玉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

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

衍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為劉裕北

秦璽後正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

代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

晉義

熙十

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而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

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字文

周所得神璽為非是識者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

隱起以印紙則此深刻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

耳開運之亂没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

璽也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

百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

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

云先帝所刻蓋指敬塘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

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紹聖三年冬咸陽民段義者

斷地得璽以獻學士承旨蔡京言於朝曰此秦璽也

遂以五月朔大朝會受之受寶之禮昉乎此矣

徽

宗崇寧五年有獻玉印方寸者其文曰承天福延萬

億永無極大觀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黜皇祐鎮國

元符受命二寶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為神寶之

文合天子皇帝六寶為八寶以二年正月元日受之

政和七年復得美玉玉大將九寸乃作定命寶命

蔡

京撰十六字為文謂之九寶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

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

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 仁宗即位更制之

參和政事 王曾書 天聖元年為火所燔又制焉 參和政事 陳堯佐書

後從葬昭陵學士范鎮禮官王珪言宜為天子傳器

不當改作而弗聽也嘉祐八年六月 英宗又制焉

參知政事 歐陽修書 神宗 哲宗皆循此制 哲宗寶門下 靖

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其一則 徽宗元符

三年所制也其一則 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 高

宗渡江庶事草創逮紹興十六年再郊始備八寶不

復作矣 大宋受命之寶者建隆開基所創也史册

不載圍城中副留守邵博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

迎 大元帥于山東因以為獻定命者宣和內禪藏

龍德宮虜人不之知故弗取受命中興寶者 高宗

紹興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視定命寶猶大半分金寶

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

總論應天至統天十四歷 黃帝至周世宗三

百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堯歷象

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至於夏商周之

十六歷沿革附

明野雜記卷五

世咸正歷紀迄三代之末歷凡七變漢興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歷于六歷踈濶中最爲微近而晦朔弦望滿虧多非是孝武元封間乃命唐都洛下閎之徒造八十一分歷名曰太初其法以律起晦朔弦望皆密至孝成時劉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以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逮後漢時歷復踈濶乃命日官造四分歷以九道法候弦望始無差忒至孝靈時劉洪考古今歷法乃悟四分于天踈濶皆斗分太多之故遂又作乾象律方之前法轉爲精密蓋漢四百年間歷凡四變自魏

晉迄隋又十五變唐高祖革命始命傅仁均爲戊寅元歷太宗又命李淳風爲麟德甲子歷元宗以推日食不效又命一行爲開元大衍歷肅宗改至德歷代宗改寶應五紀歷德宗改建中正元歷憲宗改元和觀象歷穆宗改長慶宣明歷昭宗改景德崇元歷蓋唐三百年歷凡八變自漢以降雖沿革不同然其法大抵皆布美積分上求諸千萬歲之前必得申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識者謂太初歷法號爲最密用攷大今之氣朔則日差數日矣其間有所長者如劉洪首著月行遲月

行疾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晉虞喜始悟日行一歲之中有不匝周天之數而歲差積久漸退失度姜岌步月食之衝如日行之度遂正纏紀宋何承天考正日晷知南至之端又用強弱率以配日法以求朔策之餘分乃合簡易之要北齊張子正以圖儀揆天測知五星有入氣盈朔之差傅仁均以合朔定月之大小不過連三則日月之食常在朔望李淳風謂前歷日分度分參差不齊立演撰法使一術以齊之一行立九服晷漏之術隨所在而求合焉徐昇創氣刻二差定日之分稍驗各成一家法後代述之者互有損

益漸加精密自五代之調元次及欽天而歷法始弊調元作于馬重績施于晉代其法不復推古上元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蓋倣曹士爲小歷之舊失之矣欽天作于王朴施于周世宗時而朴時昧乎前人簡易之要求之不合遂于朔分之下橫立小分而謂之抄說者謂前代諸歷朔餘未有抄者若朔餘可以用抄則可隨意而增減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是時民間又有所謂萬分歷者明歷之士往往鄙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始命王處訥造應天歷處訥乃用一分二

分爲日法

蓋用當分增二

得強率二百有一得弱率九百二

十六乘強率以九乘弱率併二者得五千三百七爲

朔策之餘分則強弱適中合簡易之要自然無杪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初以應天歷置閏有差歷官吳

昭素造歷賜名乾元朔餘太强施用未久朔望復差

真宗皇帝命史序造歷賜名儀天 仁宗皇帝天

聖二年命宋行古造歷賜名崇天及推嘉祐八年十

月望月食歷乃後天二刻遂命周琮更造新歷琮測

景驗氣始知前歷氣常後天半日改而正之 英宗

皇帝朝歷成賜名朝天琮于朔望餘分特晚數刻欲

合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及推熙寧元年正旦日食

歷乃後天數刻復與崇天合遂再用崇天頒朔 神

宗皇帝命衛朴造歷賜名奉天沈括存中時提舉司

天監以謂朴能正崇天之失而不知周琮正之在前

矣 哲宗皇帝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

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歷賜名觀天徽宗皇帝朝

有司以觀天推崇寧二年十一月朔爲丙子頒歷之

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退遂造占天歷改十一月朔

丁丑而再頒歷焉旣而歷官言占天成于私家不經

考驗不可施用乃命姚舜輔等復造新歷視崇天減

六十七刻半始與天道相合歷成賜名紀元自大觀
元年頒用以紀元推紹興五年正旦日食九分半虧
在辰正時常州布衣陳得一獨建言定食八分半虧
在巳初是日果如得一所定高宗皇帝乃命得一造
歷秘書少監朱震子發監視歷成賜名統元自紹興
年頒用凡十五年而後有司守之不專暗用紀元之
法推步而用統元之名頒歷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紀
元推丁亥十一月朔為甲子欲刊刻間有武節郎裴
伯壽者詣禮部及都省具陳疏統元歷法推是朔當
進作乙丑于是依統元歷法改而正之會進士劉孝

榮言見行歷之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乞造新
歷孝榮自謂已有歷不半年而可修進伯壽獨以為
凡造歷必先立表測景驗氣然後作歷庶可精密不
在夫運成而判太史局吳澤不達造歷立表之法妄
言銅表難成木表易壞蓋欲黨附孝榮僥求造歷以
覬一時之爵賞回執以難成而沮抑之也其年九月
乙卯遂命禮部侍郎周執羔表卿提領改造新歷表
卿亦謂立表驗氣之說經涉歲月由是不行孝榮乃
倣萬分歷分作三萬分以為日法命之日御覽七曜
細行歷上之且預定丁亥歲四月朔日食一分如不

驗甘侯朝典太史局亦謂當食二分伯壽皆以爲不然既而定之其日精明而日不食孝榮又定是歲八月望月食六分半俟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定二月望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先復滿係大內二更五點而伯壽以爲是月之食當既生光在戊初二刻復滿在戊正三刻係大內二更二點後伯壽所言皆驗孝榮始論見行歷交食先天六刻及考驗孝榮所定月食光滿乃後天四刻單行可爲侍御史因請取二歷所定日月五星躔度其說異同者俟其可驗之時以澤象測之察何歷爲近而取其屢中考以定新歷十一月壬

辰詔國子司業權禮部侍郎程大昌泰之監察御史張敦寔往太史局監視考驗而紀元及孝榮二歷各有差者行可又乞自同泰之考驗四年三月庚申許之既而二人言以統元紀元及新歷對測新度四事新歷全密者三稍密者一舊歷皆疎李仁父時爲禮部郎官繼復與行可同往測驗七事而新歷稍密者五疎者二其四月癸丑先命太史局將舊歷參照行使五月庚辰遂詔施用新歷仍以乾道爲名時孝榮已爲保章正同知筭造矣而仁父復論歷久必差自當改作但近被旨監視適逢新歷太陰熒惑兩事之

差恐將來成書差者必多乞益募能者熟復討論補治新歷六月己丑詔諸路搜訪精通歷法之人具名

申省未幾有福州阮興祖者言新歷七卷篇篇差謬

唐志開元十二年測景于天下其字南測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劉孝榮新歷筭在表北七寸其鐵勒測冬至午中晷長一丈九尺二寸六分劉孝榮新歷筭晷長一丈四尺九寸九分其差謬類此

判太史局判大聲不以白部擅補與祖爲局生新歷之成也大聲與孝榮共爲之至是乃言其法多差遂命大聲別演一法與孝榮比較五年春正月比較二法各有踈謬歷筭官蓋堯臣等乃自又演一法上之四月己丑遂命孝榮大聲伯壽等各具五月以後至

歲終月星纏度申御史臺令見測驗官占考六年九月戊戌有成都府進士賈進者上歷法九議詔給五人衙官券館于臨安府學九年五月甲寅日官言來年十二月紀元乾道歷係小盡則正月朔在癸未崇天統元歷係大盡則正月朔在甲申是謂疑朔詔歷官看詳指定而荆大聲者爲乾道歷定今年五月日食在午初二刻今測驗得在午時五刻半以此推之則乙未年正月之朔已過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合作大盡從之淳熙三年三月己丑判局李繼宗等又撰新歷七卷進呈上謂輔臣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

者况近世此法不專士大夫無習之者求之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別命名可以淳熙歷爲名五年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旣頒歷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爲己丑晦寔小盡也于是會慶節差一日樞密院檢詳文字丘密宗卿接伴調護久之虜人乃肯用正節日上考蓋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爲大盡故後天一日也十二年九月辛卯成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歷因陋就簡苟日附會天道不合自戊戌以來朔差者八年矣今歲九月望月食當在晝而淳熙歷法當在夜以此辨之是非可決

兼同臨安地形準之月起虧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而日官言所推在卯初三刻係大內攢点九刻乃命禮部侍郎顏師魯魯子視驗會雲色遮蔽而且十三年三月丁酉右諫議大夫蔣繼周世修因奏民間有知星歷者乞特加試用仍選差提領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上曰朝士知星歷者必少不必差官專領乃詔諸路有通曉天文歷算之人令所在州縣保明以聞八月丁丑布衣皇甫繼明等言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歷推之當在九月十七日寔歷弊也太史乃註望于十六日之下徇私遷就以掩其過乞以今年

八月望日太陰虧食及晦日月見東方二事定驗踈密詔魯子世修同視既而歷官劉孝榮所定月食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楊忠輔差三點乃罷遣之十四年四月癸酉國學生會稽石萬又請考正歷法之差且言去歲測驗太陰虧食之時蓋大內更點乍疾乍徐隨景走筭以肆欺弊因上所著五星再聚歷乞與日官比較詔後省看詳聞奏繼明等言淳熙歷立法乖踈必假遷就五星再聚歷乃用一萬三千五百爲日法蓋竊取唐末崇元舊歷而婉其名耳皆未可用乞改造大歷詔後省同禮部秘書省看詳六月辛未

朔給事中王信誠之奏乞令劉孝榮皇甫繼明石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歷詳加測驗取其無差者十二月丙子繼明萬新歷成與淳熙歷差二朔萬等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上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乃命禮部侍郎尤袤延之秘書丞宋伯嘉之瑞監視十五年六月二日丁卯尤以疾告改命禮部侍郎章森德茂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壬戌晦延之往視晨前月見東方十一月七日庚午進呈周丞相言萬等以爲月體尚存一分則不應小盡上曰十一月朔在申時所以

二十九日早尚存月體耳十六年十一月壬午承節
郎趙與復言新歷今歲冬至後天一辰詔禮部侍郎
孔巘獻之著作郎鄧駙千里秘書丞黃艾伯耆校書
郎王叔簡恭父同驗視紹熙元年八月庚戌遂命同
判局劉孝榮改造新歷孝榮已與吳澤荆大聲開造
二年正月甲寅歷成詔以會元爲名四年十二月甲
子朔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
壬午而會元歷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蓋陳得
一劉孝榮所造四歷皆未嘗測景正是寫擬分數所
以後天乞將修內司所掌銅表圭面降付太史局測

驗從之時雖朝廷多事未暇治歷而忠輔渙則已爲
日官矣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于晝而草澤言
食于夜驗視如草澤言下旨改作仍命秘書省正字
馮履叔常參定五年^五壬辰朔歷成賜名統天至今
用之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之間歷十四變
上距黃帝之歷凡十五變矣而知歷者謂統天新歷
尤復踈謬昔洛下閎太初歷成自言八百年當差一
度其後未及八十年固已差一度矣李淳風亦曰一
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又曰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
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劉洪歷四十

五年差一度梁武帝歷百八十六年差一度以前人歷術之精猶不免此况賤工之草創者乎大抵唐末以後律歷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而星翁歷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近世蔡元定季通號爲知數而亦未嘗見于用余嘗考易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革者變也治而明之則非但因其已成而無所事乎損益也故記其本末如此以待能者考焉

炎興以來勅局廢置

律令者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有之歷代相傳皆以律書爲本至周世宗始謂之刑統國初因之其刪修但屬大理寺逮天聖編勅始有詳定編勅所別命官領之熙寧以後詔修一司勅令則又以編修諸司勅式所爲名元祐改熙豐之法則又以重修勅令所爲名自後迄政和不改政和元年冬始頒海行勅令二月十七日靖康元年又更修焉其秋議者乃迄用元豐嘉祐之間以俟新書之成九月十三日其冬又詔祿令用嘉祐斷刑依元豐十月十四日建炎元年夏因滁州推官趙伯總有言復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不許引用四月二十四日丁亥三年夏復辟赦書修復仁宗故事

遵用嘉祐條法四月八日乙卯刑部侍郎商守拙因乞以嘉

祐政和二勅相照賞典並從重條約並從寬許之四

年夏詔勅令所將嘉祐政和條制對修成書大理卿

兼同詳定一司勅令王衣乃乞召入言編勅利害仍

以詳定重修勅令所為名令寺官局官同共對修六月

初七日後三日始命宰臣范宗尹提舉重修勅令參

知政事張守提舉其秋言者乞令省部百司吏人將

所省記條制攢類成册奏聞八月辛未至紹興元年秋

守等始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及申明看詳等總七

百六十卷上之八月四日戊辰自是迄于三十年之秋勅局

所修之書又一千八百六十三卷紹興三年九月朱勝非等上吏部勅

令格式等共一百八十四册六年九月趙鼎等上諸班

秩新書等二百四卷八年六月直諸軍轉員勅格十三卷又上親從親事官轉員勅

又上三省令格六卷樞密院令格二卷六曹等監通

用令一卷以上目錄申明共十二卷十年十月上在京

通用勅令格式六十七卷十二年十二月上六曹

庫務通用勅令格式八卷六曹寺監通用勅令格式

十卷六曹寺監庫通用勅令二卷寺監庫務通用勅

令二卷又申明四卷十三年十月上國子監勅令

格式十四卷又上太學勅令格式十四卷武學律學

勅令格式各十卷小學勅令格式二卷監學申明八

卷上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年六月上吏部續舉荐并別編

共五十四卷二十一年七月上鹽法勅令格

共四百三十五卷又上茶法一百四卷

式續降等共一百五十五卷又上茶法一百四卷

月予准已卷五

五

乙

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大宗正司勅令格式申明等八十七卷
 二十五年九月上紹興寬恤詔令二百卷
 二十六年十二月萬俟卨等上貢舉勅令格式十項共四十五卷
 又上釐正省曹寺監內外諸司等法四卷
 三十年八月陳康伯等上參附吏部勅令格式申明等共七十二卷
 又上刑名疑難斷例二十一卷
 通海行法為二千六百二十卷
 有奇論者以為官吏猥多賞費亦濫三十一年遂罷之
檢尋月日未獲三十二年夏有旨哀集
 上皇聖政吏部侍郎徐度乞復置勅令所從之
六月二十九日甲午乾道四年冬秘書少監兼權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建炎後續旨幾二萬條前後殊不合請刪修為書俾吏不得肆詔可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乙酉乃以重修勅令所為名六年冬又以詳定一司勅令

所為名十一月十日置提舉官二以屬宰相同提舉一

以屬執政詳定一從官為之刪定官五視曩時官減

三之一吏胥徒減三之二自乾道以後新修之書又

為三千一百二十有五卷
乾道二年六月刑部侍郎方滋上特旨斷例七十卷

六年八月虞允文等上乾道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
九月二月梁克家等上三省樞密院勅令

格式四項共一百四十卷
看詳議義五百卷淳熙二年十二月龔茂良等上吏部七司法二百卷

三年三月上吏部條法四十卷
四年五月上淳熙新編特旨斷例四百二十件十一月十一日李彥穎

等上淳熙重修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
六年七月趙維等上一州一路酌賞法四項共二百二十

三卷看詳六百三十八卷
七年五月上淳熙條法事類四百二十二卷
十一年五月本所上隆興以

來寬恤詔而一路別法已修者二千一百餘卷不預

焉故例刪定官多以選人爲之往往未嘗通練古今
明習法律經歷州縣一切受成吏手書成牴牾言論
駁雜輒復更定聞有至局旬月未嘗筆削一字適遇
進書亦得改官者遂爲宰執周旋親故之地失當時
建局命官之意矣淳熙十五年夏林黃鍾以兵部侍
郎兼詳定官四月二十未踰月卽爲上言古今之方
九日巳未書有盡而生民之疾證無窮必欲某里某人某方某
證而立爲準式比其用之則齟齬而不合矣紹興所
修一司勅令多歷年所不曾頒降今之所修旣已斷
絕亦無頒降之期縱使頒降而不免牴牾重別申明

則不若無書之爲愈也望將已修浙江福建湖南北
路茶法千二百卷免行供進令六部各據所隸條件
抄錄從本所用印以憑照用其京西兩淮未了條法
仍令日下刪修結絕揭不急之官省無用之費不爲
無補上從之罷勅令所限一月結局六月三紹興二
日戊辰年夏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
置詳定勅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刪修官三員四月十
三日庚寅差官五月六日然未有所進也慶元二年春復置
癸丑始立局名提舉同提舉仍以編修勅令所爲名二月六
日丙辰遂移牒
六曹大理寺及三衙江浙進使州縣監司抄錄乾道

五年十一月至慶元二月十二月終續降指揮得數
萬事參酌淳熙舊法五千八百條刪修爲四百七十
卷送刑部審詳訖供納提舉官下三省合屬房分及
檢正都司審復爲書總七百二冊勅令格式及目錄
各一百二十二卷
隨勅申明十二卷看
詳四百三十五冊
四年九月丙申進呈自是已修
之書次第修進如撮要總類之屬殆不一名而篇帙
浸繁矣

文鑑

文鑑者呂伯恭被旨所編也先是臨安書坊有所謂
聖宋文海者近歲江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

正刻板時淳熙四年十一月也其七日壬寅周益公
以學士輪當內直召對清華閣因奏陛下命臨安府
開文海有諸上曰然益公曰此編去取差謬殊無倫
理今降旨刊刻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官
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爲然曰卿
可理會益公奏乞委館職上曰待差一兩員後二
日伯恭以秘書郎轉對上遂令伯恭校正本府開
雕其日甲辰也始趙丞相以西府奏事上問伯恭
文采及爲人何如趙公力荐之故有是命伯恭言文
海允係書坊一時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乞

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
五日庚戌許之後數日又命知臨安府趙礪老并本
府教官二員同伯恭校正二十日乙卯礪老言臣府
事繁委若往來秘書同共校慮有妨礙本職兼策府
書籍亦難令教官攜出乞專令祖謙校正從之于是
伯恭盡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 本朝諸家文集旁
采傳記它書悉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爲百五十卷既
而伯恭再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五年十二月十四
夜得中風疾六年正月引疾求去十一月庚午有詔
予罷伯恭固辭後十三日癸未 上對輔臣因今王

季海樞使問伯恭所編文海次第伯恭乃以書進二
月四日壬辰 上又謂輔臣曰祖謙編類文海採擇
精詳可與除直秘閣又遣中使李裕文宣諭賜銀帛
三百匹而時方嚴非有功不除職之令舍人陳叔進
將繳之先以白趙丞相丞相諭令毋繳陳叔進不從
七日丁未輔臣奏事 上諭曰謂祖謙平日好名則
有之今此編次文海採取精詳且如奏議之精有益
治道于是批旨曰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文
海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叔進不
得已草制曰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爾編類文海用意

甚深採取精詳有益治道寓直中秘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誣用竭報焉人斯無議時益公爲禮部侍郎兼學士其月十八日丙午得旨撰文海序四月三日辛卯進呈乞賜名上問何以爲名益公乞名皇朝文鑑上曰善時序旣成將刻板會有近臣密啟云所載臣僚奏議有詆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然迄不果刻也張南軒時在江陵移書晦翁曰伯恭好弊精神于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于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

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也今孝宗寔錄書此事頗詳未知何人當筆其詞云初祖謙得旨校正蓋上意令校讐差誤而已祖謙乃奏以爲去取未當欲乞一就增損三省取旨許之甫數日上仍命磻老與臨安教官二員同校正則上意猶如初也時祖謙已誦言皆當大去取其寔欲自爲一書非復如上命議者不以爲可磻老及教官畏之不敢與共事故辭不肯預而祖謙方自謂得計及書成前輩名人之文蒐獮殆盡有通經而不能文詞者亦以表奏廁其間以自矜黨同伐異之功荐紳公論皆疾

之及推恩除直秘閣中書舍人陳騃繳還比再下騃
雖奉命然頗詆薄之祖謙不敢辨也故祖謙之書
上不復降出云史臣所謂通經而不能文詞蓋指伊
川也時侂胄方以道學爲禁故詆伯恭如此而牽連
及於伊川云然余謂伯恭旣爲詞臣醜詆自當力遼
職名今受之非矣黃直卿亦以余言爲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五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六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朝事一

臺諫給舍論龍會事始末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左武大夫龍大淵爲樞密副都
承旨武翼郎曾覲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二人
上爲建王時內知密也羣十月劉汝一度其除右諫
議大夫汝一入對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因奏潛邸
舊寮宜召當有時蓋爲二人言也後數月汝一遂上
奏劾大淵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待帷幄之謀出

則陪廟堂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私宮嬪嬉笑之語宣言于外以自夸娉至引北人孫照出入清禁爲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伏望斥退三月六日丁酉也是日凡兩奏七日戊戌汝一進故事因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蓋不能以公議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爲切至九日庚子詔大淵除知閤門事龔權知閤門事並填見關日下供職蓋汝一第劄子中有云母使褻御干預樞筭故解大淵副都承旨也汝一言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職而陛下

下示之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爲欺罔何施顏面尚爲諫官乞賜貶黜奏入不報張真父震時爲中書舍人繳其命至再十一日壬寅真父除敷文閣待制知紹興府真父力辭且言若苟惜爵祿以爲榮而喪其名節之寔在于公議誠所不容望改除一在外宮觀不許胡周伯沂時爲殿中侍御史亦論二人市權招士望并遠之以防其微奏入不出其三日甲辰給舍金彥行安節周子充必大再封還錄黃彥行時爲給事中子充時爲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大畧言二人功過能否臣等初不詳知但見縉紳士民指目者多今論其職事則或捨劇

而就閑論班次則皆遷矣陛下卽位以來凡臺諫所彈奏雖兩府如葉義問大將如成閔欲罷則罷欲貶則貶一付公議獨于二人乃爲之遷竊諱避殆非舍已從人之義也况二人者攀附惟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十四日乙巳上命二相陳魯公史魏公召給舍至都堂宣示御札大畧謂安節等爲人扇動議論羣起又謂在太

上時小事不敢如此于是彥行子充皆退而待罪是日真父再奏引司馬公以言不行不拜樞密副使故事辭職就祠又不許十五日丙午詔金安節周必大所請不允無罪可待而丞相又遣宰椽以上意諭子充若將調停者子充貽書言爲今之計莫若使二人者出奉外祠以息公論然後必大自以私計爲請求一宮觀仰以釋聖上朋黨之疑下以息二人報復之怨此上策也若不決去此輩必謂士大夫可以威脅而人主信之愈堅任之愈篤禍發蕭牆毒流華戎矣惟相公念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而審處焉十六日丁未降出二人繳章有旨給舍未知功過臺諫止是防微罷劇就閑已允公議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內龍大淵已辭樞密副都丞旨職事目今在假

候假滿日別與差遣曾覲仍舊帶御器械十八日丁未張忠定自新除叅知政事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以病自請也

晁子西云張子公入對欲與曾龍決去就

上問所從聞子公云問之陸游

上云游反復小人

已得罪行遣矣子公謝云臣妄言不寔有罪而忠定家傳無此疑作家傳時覲尚為使相其家未敢書也是日彥行子充再上奏乞

竄責以明邦憲不允子充入謝

上曰朕察卿舉職

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二十一日庚戌汝一改權

工部侍郎以所言過寔也

附傳云爾

真父又力辭職名且

遺史丞相書云臺諫有言而不行給舍受職而請罪

震乃安受美職竊取要藩况越之為郡近在肘腋它

時為所陰中重慮

聖知曷若保全使得善去二十

五日甲寅

上批張震除職已有成命累上辭免特

從所請可與外祠從其本意汝一亦辭新命二十六

日乙卯除知建寧府是日詔大淵覲依舊知閣門事

二相召子充諭

上意且云後省想亦無它子充曰

前已反汚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右相以

聞越三日不獲命二十八日戊午子充乃以母葬信

州久欲遷奉乞宮官差遣詔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

觀而二人之命亦寢俄王文忠除侍御史周伯乃求

去五月十九日丙午罷為直顯謨閣奉祠八月五

日癸亥安行除兵部侍郎解給事中二十五日癸未
大淵自左武大夫宜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除知閤
門事覲自武義大夫文州刺史帶御器械幹辦皇城
司除權知閤門事依舊兼幹辦皇城司事行者中書
錢舍人周材權給事中工部陳侍郎之淵也二年三
月十四日巳亥內批劉度罷建寧府給舍黃通老中
馬德駿騏言度與職郡且二歲矣今被旨放罷人莫
測其故必謂其以諫得罪人謂陛下不忘人之過如
此望賜審處上批劉度黨附敢爲欺罔尚除大藩本
出 意未爲允當可依已降放罷指揮二十三日戊

申詔通老德駿同班進對上問卿等已書行罷度文
書否通老曰蒙陛下批已書行矣 上曰甚善前日
卿等未知故未書行然卿等在後省切不可觀望臺
諫二人皆言臣等各有本職不敢觀望通老奏度罷
命雖已施行然臺諫之言有未契聖心者若無它意
更乞陛下包容以來善言德駿奏諫官又與臺官不
同諫官捨遺補闕去就無名仰慮聖德如今日罷度
在聖意固自有所謂然度當時言事不一恐外人未
必盡察望陛下與宮祠以絕士論之疑 上曰旣已
罷矣豈可復與宮祠後十三日通老爲尹正言猶所

論罷禮部侍郎給事中四月六日庚寅又十三日德駿亦罷

起居舍人兼侍講改權直學士院為直敷文閣知遂

寧府四月十九日癸酉方大淵初用事時宰輔臺諫給舍一

辭以為當去故上意有朋黨之疑不三年上察

其姦欺諸人相繼召用而大淵卒以斥死可謂明也

已矣故嘗論人臣事主患不能盡言苟能言之雖拂

逆于當時必信用於異日雖無聞於近效必有味於

方來此類是也故詳志其始末以見隆興主聖臣

直之盛後有君子可以監觀焉

孝宗黜曾龍本末光宗黜姜特立附

乾道二年春知閤門事龍大淵曾覲並補外以叅知

政事陳俊卿奏其罪也二人始以潛邸恩進隆興初

給舍周子充張真父臺諫劉汝一龔寔之皆論列兩

人去位張子公外召為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搖

乃力辭老病不拜周元特為侍御史論列至十五章

亦不效陸務觀文士也為密院官屬坐漏二人密語

被逐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荐對頗及二人罪皆補

縣自是無敢言者及陳應求執政一日起居舍人洪

景盧來見曰聞鄭仲一當除右史邁當遷西掖信乎

應求曰不知也公何自得之景盧以二人告明日應

求至漏舍語葉魏二相及同列蔣子禮曰外議久指
 此兩人漏泄省中語而未得其寔狀故前此言者雖
 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不以聞諸公皆以為然
 入奏事畢應求獨進且以景盧詔質于上前曰臣不
 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寔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
 播之于外以竊弄 陛下威福之權也上曰朕何嘗
 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應
 求歸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蓋上
 之英斷無私如此漢唐所未見也二月四日癸酉詔
 慶軍丞宣使龍大
 淵為江東副都總管建康府駐劄和州防禦使曾觀
 為淮西副都總管和州駐劄明日大淵改浙東路駐

以州觀改福建路駐福州初
 七日奉旨並令內殿朝辭

景盧俄亦自右史除正

字而鄭仲亦由樞椽進都司遂侍講席以至侍從似
 亦有宿議也明年夏大淵死六月十二日致仕 覲時為福建
 副總管 上憐覲欲還之劉共父同知樞密院事奏
 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
 賓友接之至使得以共聞政事進退人才則臣俱非
 所以增光聖德整飭朝綱也 上納其言為止不召
 既而覲官滿當代應求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
 總管處之 上曰覲意似不欲為此官應求曰外間
 藉藉以謂覲必復來願陛下且捐私恩以伸公議察

官李平子劉少度聞其事共勸副端徐彥才論之疏
入不報舍人王養源在省中揚言云詞頭下必繳時
養源已引疾求去乃除次對奉祠乾道五年七月乙丑覲之代
歸也道過衢州守臣劉賓之遣人諭以入城決不相
見覲乃取道城外太學錄魏元履聞覲且來亟上封
事以諫又見應求切責之應求亦不堪乃因其告歸
罷為台州州學教授待六年闕覲時至龍山已久伺
候元履之去然後入國門焉有者坐秦黨失右
史已久自福唐隨覲至行在遂以為起居郎晁子西日記云
耳子西時為兵部郎官除左史在七月丁卯于是虞并父自蜀還朝為樞

密使 上眷之厚并甫乃與應求面奏覲不可留

上曰然留必累朕後旬日竟除覲浙東副總管明州

駐劄丑指揮又月餘 上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

察使舍人胡長文繳還詞頭以為不因事除拜必有

人言應求亦持不可 上未聽應求曰不爾亦須有

名乃遣介汪仲嘉賀金主正旦邸報五年十月十日比

還進一官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庚戌而竟申浙東之命又戒閣門

吏趣覲朝辭邸報六年四月三日會覲朝辭 覲快快而去明年夏應

求罷知福州其十月覲以京祠召舍人趙溫叔留黃

見并父謀其可否并父曰此舍人職也溫叔卒行之

寔錄六年十月明年春立皇太子覲又以伴讀之勞
甲寅會覲進對特遷承宣使權舍人黃仲秉引故事繳黃乞移鎮會
溫叔使北還行在溫叔見上自訴曰臣不行詞則
獲譴行詞則得罪清議上諭以衆皆專行而覲獨
否爲有禮焉溫叔承命而退張南軒時爲左司員外
郎兼侍讀在殿廷語同列曰溫叔若入文字爭辨庶
幾可回若只面奏決無可回之理旣而果如所料右
司韓彥古又以言問之于是溫叔與南軒始有隙又
明年夏覲介姚令則賀戎王尊號而歸遂除節度使
以至保傅矣其除少保也周子充當直議者疑其不

肯草制及制出首云入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士
大夫頗惜之也及紹熙初姜譙得幸留仲至爲右揆
適亞參尚闕特立忽見仲至曰上以丞相在位久
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擇一人執政二尚書孰先
明日仲至奏之上大怒遂特立外祠而葉尋爲劉
德修所劾除職補外二事絕相類故併記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六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七
淳熙改元本用純字
乾道癸巳歲冬至日 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為
純熙既宣制矣後六日甲辰中書門下省言若合淳
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 主上取法祖
宗之意從之是時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赦制初
下衆未有言先人語雍公曰以周頌考之時純熙矣
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豈今日所當用宜密以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七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朝事二

淳熙改元本用純字

乾道癸巳歲冬至日 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為

純熙既宣制矣後六日甲辰中書門下省言若合淳

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 主上取法祖

宗之意從之是時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赦制初

下衆未有言先人語雍公曰以周頌考之時純熙矣

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豈今日所當用宜密以

奏雍公從之奏未達聞而朝廷已更之矣

壽皇命從官議擇監司郡守

淳熙初 孝宗嘗賜侍從官手詔曰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卿等可議定來上趙溫叔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與同列上議請擇第一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其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庶幾資格稍寬入法並用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祿或處以叅議通判自無淹滯之歎侍

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識擢以自助者若令于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于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爲一奏或各爲之三省詳加察焉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有請託容私仍望檢點前後薦舉條令嚴爲之法詔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堪任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遣聽上下半年奏舉中書

省置籍三省更加攷察取旨初進呈上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託卽長奔競之風龔寔之等奏天下法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于弊今陛下旣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 上曰若令雜舉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况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于人才博採遴選如此非苟然也遂降是命三年四月戊寅降旨然自溫叔爲侍從以至秉政前後六年亦卒不能行其言云

史文惠以直諫去位

隆興初龍大淵除樞密都丞旨劉汝一爲諫長累疏

論其漏禁中語 上不樂汝一以此罷諫議大夫又

罷工部侍郎又罷建寧府又罷祠而史丞相適以與張魏公和戰之議不同力請免相然當時之論以爲避大淵權勢而去也故王元龜繼爲諫長爲 上言

史浩以龍大淵避權引去大淵之勢遂昂蓋史公爲相纔百餘日耳汝一之罷建寧也寔自內批出給舍黃通老馬德駿封還錄黃上大怒再批劉度黨附欺罔可依已降放罷指揮施行時二年春也後二十餘日通老亦坐繳駿修吉寺賜田指揮放罷自是史公不召者凡十二年及淳熙再相適樞密院都丞旨王朴

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城中騷動號呼滿道被掠者多斬指以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史公聞之卽飛奏釋所捕而執軍民之譁呶者送詔獄上聞有旨曰下任詔降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爲武寧軍丞宣使而命抃暫權殿前司公事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乙卯也獄旣上有旨皆從軍法施行時十一月七日丙寅矣史公見上曰獄先得其平常原其情而別其輕重上曰知之何則可史公曰諸軍掠人奪貨以至于闕則始釁者軍人也固當以軍

法從事若市人陸慶童特與之抗關耳可同罰乎且民有常刑惡可律以軍法哉必不得已流之可也上大怒不可史公曰陛下惟懼軍人怨咨故欲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其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詔上愈怒曰然則比朕于秦二世也執政皆失色漢流史公復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惟秦時爲然上拂袖而入趙溫叔時爲參知政事退奏疏曰招軍一事區處獨斷輕重緩急無不得宜推此以往恢復不足辦也臣不勝心悅誠服之至然適聞聖諭推軍人之最

重者明正典刑固當如此然不知以何者爲重乎若以拖拽爲重則彼曰本爲國家招軍也必將有詞臣聞昨有軍人入保正家傷人掠財縱火焚薪又逼亂其婦女宜推其尤者肆之市朝則以劫掠得罪誰敢不服至于百姓之凌踐軍人者亦不可兼行爲政不可偏適聞聖諭詳矣奏入上甚悅乃詔陸慶童本非被拖拽人輒用柴棒助謝六三毆打軍人扇鼓百姓陸慶童與軍人秦忠楊忠並令大理寺依軍法施行其餘作鬧軍人令殿前司斟酌輕重從軍制施行見禁百姓並日下踈放謝六三令臨安府從杖罪斷

遣王友直再降宜州觀察使信州居住先是史公以衰病丐免且面薦溫叔自代上慰籥之時六月二十四日也九月史公復請俟過會慶節去位是月十九日 上留溫叔面諭之已呼溫叔爲丞相矣比陸慶童斷旨下乃上章稱疾求罷八月丁卯以後洋街趙樞密故第賜史公是日神勇軍統制官孫安祖策選鋒權統制官牛遇馬軍統領官常丙以下至正副淮備將三十一人追停降罷有差而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礪老以失于彈壓又不能收捕首先聚衆作鬧之人亦放罷後三日送饒州居住史公既押入

不肯視印溫叔偕執政王學海錢師魏就其閣見之
史公逡巡不肯居上位溫叔乃入奏乞遣中使到堂
宣諭史公視事史公堅求去十五日甲戌拜少傅節
度使復以京祠兼侍讀後三日溫叔乃越次拜右相
云

葉正則論林黃中襲偽道學之目以廢正人
淳熙十五年六月丙子三省進呈兵部侍郎林栗奏
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本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
乃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
不復赴郡供職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

外令送長貳廳緣長貳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
令送還仍加鐫論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徧詣
宰執臺諫卽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官司印記
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去失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
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寔負慚懼所有印
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
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
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
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也蓋熹邀索高價妄希要津傲

昵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陛下愛惜名器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與宗王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于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職官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先是朱文公既除兵部郎官以脚疾發動申尚書省乞假候痊安日供職故林有是劾及進呈上謂其過當而大臣畏林之強莫敢申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辨之大約以爲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

寔者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寔最甚蓋曰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創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吃菜事魔景跡犯敗之類徃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就其寡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孚信于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寔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

在絕欺罔于旣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于茲于是胡侍御晉臣乃劾林罷之林爲人清介而性偏忿乾道中爲太常少卿六年正月五日以北使來賀正旦當宴紫宸殿會左相陳正獻公之從兄爲浮屠者死前一日訃至陳公以狀申尚書省乞依條式假又入劄子乞免赴大宴御筆批依繼而右相虞雍公爲陳公言先太師之喪僧兄旣以浮屠氏之教絕服矣今反爲之報又欲廢朝廷大朝會之禮其可乎若情有所不免只可于私家易服致祭不作歌樂少間不免奏取聖裁及進呈

畢虞公具奏 上乃諭陳公令赴宴而林與陳公有隙不以爲是宴罷之夕遂以書責陳公失禮陳公卽引疾在告上奏待罪虞公亦上奏劾林詭正沽名乞明寘典刑以爲不靖者之戒乃除直寶文閣知湖州然其後僞學之禁實權輿於此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七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八

步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朝事三

開禧去凶和戎日記

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甲戌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輒起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先是虜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復欲用兵中

外大懼禮部史侍郎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
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錢
參政象祖李參政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
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
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欲奏
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事留或泄
乃已三日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
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
人擁侂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
執弓槍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宰執至漏舍

震報侂胄已押出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
旨丞相罷政自強卽上馬二參政赴延和奏事遂以
竄殛侂胄事牒報對境又令殿前司遣長 隊五
百人赴省前彈壓 上欲擢史侍郎樞筦固辭乃命
錢參政兼知樞密院事李參政兼同知樞密院事是
日禮部衛尚書涇除御史中丞吏部雷侍郎孝友除
給事中王著作居安除左司諫晚召張直院良能鎮
學士院四日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李參
政進呈改自強提舉洞霄宮特進在外無
充觀使者五日丁丑
三省以咨目遺編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 上

意殿司三將各進左官賜銀百兩士卒官賞有差隨親
三十四人各兩資錢四十千官而震再遷福州觀察
兵三百人各一資錢二十千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是日始責侂胄為和州團練副
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杖脊刺
配吉陽軍行衛中丞章疏也雷給事封還錄黃六日
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授武泰軍節
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
吉陽軍自強送韶州並安置行王司諫章疏也七日
己卯史侍郎除禮部尚書中丞給事又論師旦當正
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蒞其刑是日臨安府申侂

胄已行身故詔本府收殮瘞于其家先塋之顯親報
慈寺九日辛巳正同知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十五日丁亥李參政
罷初命除職與郡後二日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行
殿中侍御史章疏也是日衛中丞除簽書樞密院事
十六日戊子立榮王為皇太子十二月二日己巳正
資政為江淮制置大使十日癸丑金人陷隨州二十
日辛酉錢參政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二十一日壬戌
衛簽樞雷給事並參知政事新除吏部尚書大中
簽書樞密院事二十二日甲子楊太尉次山除使相

賜玉帶二十三日乙丑史尚書除同知樞密院嘉定元年正月十二日壬午監登聞檢院王桷自河南通書回持北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十五日乙酉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七日臺諫已有請詔答從重施行後四日再請御筆以未欲輕從答之十六日丙戌臺諫三請御筆付三省樞密院詳議將上二十二日壬辰史同知遷知樞密院事三月四日癸酉從事郎毛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仍奪第一人恩例以首論用兵也十九日戊子復秦檜官爵贈諡二十日巳丑王桷自軍前再還行在二十一日庚寅詔侍

從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奏蓋桷與虜酋議以函首易淮陝侵地故也于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芝首又何足惜二十二日辛卯有旨依奏二十三日壬辰降黃榜下臨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諭二十四日癸巳宰執各目諭諸路安撫制置等以函首事二十六日乙未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斷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二十八日丁酉通謝使許左史奕朝辭四月十八日丁巳自強責詞過門下倪給事思不書黃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

財六月二日庚午金人歸大散關三日辛未歸隔芽
關又歸濠州五日癸酉陳自强卒于廣州詔許歸葬
七日乙亥衛參政罷行御史中丞章疏也十六日甲
申林僉樞薨于位二十四日辛卯史知院兼參知政
事七月十六日癸丑江淮大使王資政除同知樞密
院事十七日甲寅通謝使回入國門八月四日辛未
王同知薨于江淮之里第十四日辛巳禮部婁尚書
機除同知樞密院事吏部樓尚書鑰除僉書樞密院
事九月二日己亥金國諭成使元顏侃等入見二十
二日己未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十月十日丙子錢右

相遷五官為特進左丞相史知院拜右丞相雷參政
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同知遷參知政事樓
僉樞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二十二日戊午史右
相以內艱免二十七日己亥用皇太子請賜第行在
十二月丙寅朔錢左相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行
監察御史章疏也凡誅侂一作奸和戎二事所關甚大
而廟謨雄斷四方有不得知今始識其月日

暑退涼生披校此卷玉津之事不覺軒然中元月上記兩首和戎事亦非當時于此息兵機咸陽追復真堪恨那得中原駕六飛再著小詩

高宗皇帝御極之初
嘗以京師地處冲要
故欲於中興建都
而京師地勢不便
故欲於中興建都
而京師地勢不便
故欲於中興建都
而京師地勢不便
故欲於中興建都
而京師地勢不便
故欲於中興建都
而京師地勢不便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九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時事一

史文惠以論儲副受知

高皇遂諭大臣令除館職且曰此乃是一人才也後四日又兼二王府教授及阜陵封建王文惠為王草乞扈駕視師奏疏語在阜陵繼統事中 高宗聞知其奏出于史公語大臣曰此真王府官矣未幾阜陵受禪文惠自宗正少卿不半年而拜相蓋本朝所未有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
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為相相四閱月而罷洪文惠
自太常少卿九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相相三閱
月而罷魏文節自宗正少卿期年而執政又九閱月
而相相未一年而罷惟史公以師傅之舊去十四年
而再相相八閱月而罷洪魏二公皆以補郡而退景
伯閑居鄱陽凡十六年南夫閑居四明凡十二年不
復再召矣

張虞二丞相賜謚本末

阜陵初受禪首任張魏公以經畧中原禮貌之隆羣
公莫及嘗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又親書其生辰而
祀之禁中每有所疑以先一作必定諸欽夫示不敢面詰
其尊禮如此及符離師潰一作西上眷頓衰免相而
歸薨于餘干卹典無加贈謚不講後四年公之門人
陳應求入相明年春二月乃白贈公大師賜謚初議
忠正既而以不可為稱乃謚忠獻焉其年虞雍公入
相始以恢復自任上厚眷之獨相且二年乃乞撫西
師為入關之計上親作詩送之恩禮尤盛虞公抵
漢中未踰年而沒上以屢趣師期而不應甚銜之

凡宣撫使飾終之典一切不用後四年門人趙溫叔入相數爲上言虞某有志恢復不幸死不及事嘗爲臣言吾老矣功名當以相付子其勉之會 上幸白石閱軍溫叔因奏昨日大閱十萬之軍一一步壯上曰前此虞相行揀汰之法今乃見成效只如采石一事亦自奇絕明年夏四月溫叔因奏事從容言允文薨已久未有以易其名者惟陛下哀矜之 上沉思良久曰丞相雖允文所薦後來皆朕自擢用溫叔曰臣東蜀一布衣未十年而待罪宰相非陛下親擢安能至此然不遇允文臣何由見陛下 上曰卿可

謂不肯本矣今欲如何可具以進溫叔退而擬入曰虞允文采石之功未經顯賞久在相位實著勲勞可特贈太師賜謚忠肅 上以筆抹去久在相位實著勲勞八字又改云虞允文舊于采石有勞未曾旌錄并易太師爲太傅行下 上嘗謂大臣朝廷降指揮如土人作文須字字煅煉乃可故前後批降多經筆削云

趙溫叔探蹟虜情

乾道庚寅歲冬十月金國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兵部尚書耶律子敬來賀會慶節起居舍人趙雄假翰林

學士充館伴使丁卯引見戊辰上壽庚午花宴癸酉
 入辭乙亥發行在溫叔與子敬並馬自驛中同行子
 敬望吳一作南山云好一帶山溫叔云聞燕京萬歲山
 極佳不減南京否謂東京子敬云與南京一般溫叔云
 萬歲山乃天生基趾或但人力所致耶子敬云皆人
 作也溫叔云聞燕京官苑壯麗子敬云極壯麗溫叔
 云周回有幾里子敬云只官室自有二十餘里見在
 逐時亦常修造溫叔云盛哉子敬云內翰異時來奉
 使可以恣看溫叔云甚願再相見又云北邊此時想
 極寒子敬云寒甚不可忍溫叔云此時正宜畋獵子

敬云北邊此時正是畋獵時節溫叔云大金皇帝亦
 嘗出獵否子敬云一年須兩三度出獵溫叔云一度
 出獵用得幾日子敬云徃徃亦須旬日或二十日一
 月不定溫叔云頗聞北邊多名鷹獵狗子敬云此間
 有否溫叔云以一作此有然亦難得極好者子敬云北
 邊亦自難得好者好者只是禁中有之溫叔又云大
 金皇帝有幾個皇子子敬云煞多有七個溫叔云聞
 說越王甚英武子敬云煞勇猛可畏溫叔云越王是
 長否子敬云是二子敬又云昨日押筵鄭樞密是僉
 書樞密院否溫叔云是也子敬云比聞一作此間樞密使

至僉書樞密院是文官何 復是武官溫叔云舊
制文武官通除子敬云本朝則專用武臣溫叔云大
金宰相今何姓子敬云兩人皆姓黑石烈溫叔云又
有尚書令者行宰相事否子敬云在宰執之上溫叔
云今大金尚書令何姓子敬云姓李溫叔云聞是貴
戚子敬云是外戚溫叔云今年幾何子敬云六十餘
溫叔云黑石烈宰相年幾何子敬云年甚少一員五
十餘一員四十餘子敬又云內翰貴鄉只在此間否
溫叔云在川中子敬云煞遠溫叔云亦不過數千里
子敬云從襄陽路來否溫叔云是也子敬云川中聞

說民間煞富溫叔云有富者有貧者溫叔云尚書仙
鄉子敬云在北京舊日大遼所謂中京者溫叔云去
燕京遠近子敬云二千餘里直隸北邊溫叔云去黃
龍府遠近子敬云甚近纔五七百里溫叔云見說大
金皇帝每歲避暑常巡幸雲中雲中是何處子敬云
是西京溫叔云西京北京宮苑亦皆壯麗否子敬云
皆不減南京見今諸處亦不住修蓋本朝法嚴修蓋
滅裂有司得重罪舊例館客者寒暄之外勞問而已
至溫叔始探蹟虜中事宜以奏 上甚善之

傳安道不見會觀

傳自得安道忠肅公察之子也以父死事得官嘗應
宏詞科已上復下紹興末年秦丞相死凡告誥者皆
抵罪而安道爲仇人所攻嘗坐體究趙表之事除名
融州安置 孝宗立陳文恭正獻二公連辨其枉入
爲尚書郎乾道九年春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
安道喜吏事工文章而性復高簡其仕于閩中也曾
覲爲副總管內交甚至安道時其亡也而往報之及
爲郎而覲以節鉞奉內祠安道不見也將使閩部會
其部之武憲召歸安道往謁之延諸便室則覲及從
官數人先在焉時方置酒安道引一卮辭腹疾而退

于是學士承旨王日嚴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
覲大不樂淳熙初 上記其才召使守臨安旣而申
止伯壽伯成其子也

孝宗趣虞丞相出師恢復

虞丞相再爲宣威 上用李伯紀故事御正衙親酌
卮酒賜之俾卽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爲寵始
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旣而 上密詔趣師期虞公言
軍須一作需未備 上浸不樂又明年 上遣二介持
御札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虞公薨數日矣其屬官
楊朝美告虞公之子公亮欲啟之其子不敢遂已莫

知何所言也公亮字祖予以父任為奉議郎直秘閣
終身不出仕

孝宗獎鄭自明魏元履

淳熙初 上用湯朝美之議詔宰執侍從補外非有
功不除職名三年夏朝美既斥鄭自明以學官轉對
論宰執侍從不當尚功 上曰朕但欲激令趨事功
耳自明日近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安得有功可論
上曰亦豈無可見者自明日若爾臣恐自此生事欺
罔結托之人却會得陛下職名 上默然 三年五月
癸酉 自
朝美之說行近臣無敢請外者其後竟不能行但于

除職時批旨畧敘其勞能如陞改舉詞之額淳熙末
卒去之自明名鑑三山人早有聲二年秋舍選高第
陳應求以其女妻之解褐為國子正明年入對 上
謂大臣曰鑑議論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于肝胆非
矯偽為之者因看鑑劄子頗思魏揆云卿等知鑑為
人如何大臣因將順 上旨 上曰且與召試館職
及對策其間言比有任官觀人輒入國門未嘗朝見
徑得州而去者有犯贓人初復官即得帥幕者 上
覽之語輔臣遂各鐫罷 上因問鑑議論甚切直當
除何官龔實之曰故事學官召除多除正字 上曰

鑑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抵剴切不易得朕喜其盡言更不復問今可除秘書郎賞其盡言其年七月也四年春遷著作佐郎五年春為國史院編修官其夏遷著作郎秋出知台州自明在班行號敢言然竟以是不能久居中而出及除天台未上偶散步于所居之門忽巨木仆焉壓而死士大夫甚傷悼之

晦菴先生非素隱

晦菴先生非素隱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紹興已卯之秋高宗聞其賢已有命召蓋陳魯公初執政引之也時同召者四人韓无咎尚書為建安宰得

旨俟終更乃入而先生與徐敦立呂仁甫皆當即走

何司諫溥乃言徐呂皆部使者宜令滿任意寔欲以

見沮先生因援三人例乞俟嶽祠滿日赴行在會劉

忠肅新除御史籍溪胡先生赴秘書省正字先生以

詩寄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忠肅嘗兼

權中書舍人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又曰甕

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

萬古青山只麼青時三十五年五月矣五峯胡先生

初未識先生聞之和其詩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

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洗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五

峯又語其學者南軒張先生曰觀此章知其能有進
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為是詩箴警之然先生則未
之見也 孝宗復召一辭而至先生之欲得君以行
其道意可見矣及對垂拱殿首論講學復讎二字又
論諫諍之途尚壅佞倖之勢方張民力已殫國用未
節是時湯丞相方大倡和議深不樂之除武學博士
待次癸未秋也乾道乙酉促就次既至而洪丞相力
主和議與所論不合復請獄祠而歸丁亥之冬陳魏
公行丞相事劉忠肅任樞府乃奏除樞密院編修官
待次五年魏公獨相促就職者三將行矣而聞魏元

履以論曾覲事去國先生遂止未幾丁內艱六年冬
胡忠簡在經筵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先生終不
起七年冬虞雍公當國復召先生以素論不同力辭
者四九年春梁鄭公獨相復申前命先生又辭鄭公
進呈因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或
奏曰熹學問該博但泥于所守差少通耳 此時曾欽
張說為樞長沈得之鄭仲 一僉樞未知或者何人也 上曰士大夫讀書當通
世務然熹安貧樂道恬退可嘉可特改宣教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其年五月也先生四辭迄淳熙元年六
月而後受二年夏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 上諭

欲獎用廉退以厲風俗莊敏以先生名進上日記
得其人屢辭官此人所共知今可與除一官于是除
秘書郎其年六月戊申也先生復再辭且遺莊敏手
書其言專及一時權倖書未達而羣小已先乘間讒
毀矣俄內批付莊敏以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翌日莊
敏論奏再三上默然由是先生迄不拜命五年春
史魏公復相首務進賢以先生屢召不赴也必欲起
之始議除中都官趙衛公時爲參知政事謂史公言
不若始以外郡處之待之出于至誠彼自無詞然其
出必多言姑安以待之可也乃除知南康軍見次史

公必欲先生之出又降旨不許辭免便道之官俟終
更入奏事仍命南康趨遣迓吏史公旣勉先生以君
臣之義又俾館職呂祖恭作書勸之先生再辭不許
乃上是時年四十有九矣七年夏先生應詔上封事
上未察甚怒曰是以我爲妄也趙丞相詭辭救解
上從之始上素疾虛名之士惡言清濁流本非爲
先生也而小人因是爲讒上每與大臣言之輒動
容變色丞相因從容言于上曰欺世盜名陛下惡
之是也雖然上疾之愈甚則下譽之愈衆以天子之
貴而切切焉反與之角若惟恐不能勝者無乃適所

以高之乎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
自露謬僞自垂虛名敗矣何必仰勞聖慮若擯而不
用則徒令以不遇藉口耳 上以爲然八年夏仍除
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待四年闕趙丞相之
口辨能回人主多此類也未行以採荒功例加直秘
閣浙東大飢移使浙東辭職名不許請奏事許之十
月庚午對延和殿復論近習權勢日重致陛下德業
日壞紀綱日墮言極苦切 上不以爲忤也會先生
劾台守不法王丞相庇之章十上始罷去而除先生
江西提刑又易江東又例以救荒功陞直徽猷閣江

西乃填台守之闕江東則墳墓在焉時九年秋矣先
生連引嫌求免未報吏部鄭尚書內與台守善首以
道學詆先生監察陳御史賈因論近日搢紳有所謂
道學者大率假其名以濟其僞願考察其人擯斥勿
用蓋阿附時宰意專指先生也先有旨以先生累乞
奉祠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時十年春矣十四年復除
江西提刑待次先生辭不許十五年夏王丞相罷周
益公獨相趣先生入奏事先生見 上力陳天理人
欲之辨因論便嬖側媚之徒深被腹心之毒柔邪庸
謬之輩久窈廊廟之權皆天理未純人欲未盡之致

上忻納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時六月壬申也翌日癸酉除兵部郎官先生方以足疾辭而省吏以印至先生不受適本部林侍郎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慚其從者因劾先生欺慢且言先生竊程張之餘緒爲浮誕之宗主謂之道學治世所當禁絕乞賜停罷先生聞之亦丐免丙子進呈 上曰林栗似過當益公曰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 上曰亦見其跛曳乃令依舊職名江西提刑仍令吏部將改官後不曾磨勘日月一併給還時距大禮纔數十日

上欲先生遷朝郎以祿其子也博士葉正則聞之首上疏與林辨胡文靖時爲侍御史因論休執拗不通喜同好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此最人之所惡聞者乃緇一作出林知泉州其年七月己未也先生亦再辭新命八月甲子朔詔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俄再召入再辭十五年十二月壬午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蓋 上禪意已決欲留以遺嗣君也先生未聞命時已上封事言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而首之以天下之大本在人主之心蓋自 上躬以至

于儲嗣宰輔守令將帥宦官宮妾凡所當言無不傾
盡自敵已下受之有不能堪者 孝宗曾不愠也十
六年春正月甲寅除秘閣修撰復奉祠先生再辭職
名 光宗褒許除知潭州亦再辭而後受期年以子
喪求去復除修撰奉祠未數月除湖南轉運副使三
年除知靖江府皆不赴四年趙忠定在樞府復除知
潭州再辭不許五年春始之錢 上卽位之翌日以
其官召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又三辭不許則乞以
修撰充說書 上親劄不許然其在講筵亦纔五十
日 之二日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辭至再

仍舊職提舉南京鴻慶宮先生以廟議不合乞退還
待制者再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
又以擅議山陵乞免帶舊職者一詔答以無罪可待
繼又致仕者再詔答以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皆
不許最後言昨者職名正是暫受權帶以爲入侍之
階申省之詞極爲詳備今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
職名朝廷不能奪許免待制仍舊秘閣修撰宮觀慶
元元年十二月丙子中書傳舍人伯壽行詞有大遜
如慢小遜如僞等語旣而先生又申乞討論疏封錫
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等事併行改正監察沈御史

繼祖遂劾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
罪二年十二月落職罷祠四年十一月引年告老許
之六年三月甲子先生歿于考亭年七十一上嘉泰
三年除華文閣待制嘉定元年賜諡曰文繼又贈寶
文閣直學士先生沒十餘年行狀未有屬筆者若其
嘉言善行則海隅出口人士蓋已戶知之今特取史
官所書諸家所記先生難進易退之大節會粹于此
後有學者因得以求先生之志焉

孫崑老樊允南恬退

孫松壽字崑老鄆縣人力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

官州縣至乾道初猶未改秩剛方廉潔不求人知環
堵蕭然衣食僅給淡如也居官決事多用經術嘗守
漢嘉甚有惠愛淳熙三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崑老
時年六十六卽引疾乞致仕朝廷不許崑老與江源
樊漢廣允南善允南嘗知青神縣寬大長者兼有能
名乾道九年除知雅州候吏及門卽日掛冠不起時
年纔五十六也范致能入蜀引上皇慶壽赦並薦
于朝有旨召赴行在允南仍入一作落致仕二人固辭
不起蜀人高之何耕道夫所爲賦賢哉二大夫詩者
是也趙溫叔時在樞府因爲上言崑老之賢四年

五月詔特轉一官賜三品服依舊官觀崑老復告老許之允南尋卒趙子直入蜀復奏崑老掛冠勇退几三十年內行素飭終始不渝乞賜褒表以厲風俗詔除直秘閣紹興二年二月庚寅也崑老素清約晚而彌壯然亦喜從釋氏遊日拜佛以百數未嘗少倦年九十餘乃卒蜀人號為牧齋先生李廌仲信其子婿也

史文惠薦十五士

史文惠自經筵將告歸于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並令赴都堂審察與內外陞擢差遣皆一時

選也所薦乃薛象先

鄞縣作縣簿

楊敬叔

新紹興司戶

陸子靜

新崇安簿石應之

新無為軍教授

陳益之

新寧國府教授

葉正則

新鄂州推官

袁和叔

新江陰尉

趙靜之

漆差常州通判

張子智

前撫州教授

後皆擢

用之其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

趙善譽察州風采

蜀中潼遂二郡例以執政侍從要官為守由是禮節

一作郎

與部使者鈞敵淳熙末徐察院詡以朝議大夫

直徽猷閣守遂寧詡浦

一作浦

城人號徐鉄面踐揚雖

久乃乏廉聲部使者以其嘗為御史憚之會趙善譽自大理寺丞出為小漕初入境過遂寧徐攜具出城

迎勞典謁吏白當下馬善譽不從抑俾循廊如列郡
之禮徐大慙沮郡人聞之爭投牒訟其過趙劾諸朝
王丞相與徐厚格其章趙聞之復以章徑聞且敘前
章不達之故 上問大臣季海曰善譽年少蔡州風
采方振詡老成前輩不能曲意奉承是以有此臣等
方議所以處之未敢遽奏非有他也 上曰然則當
奈何季海曰監司舉按故當少避之欲移詡南方一
郡 上曰善遂移知泉州溫陵大藩與浦城接壤富
厚甲于東南實遷之也往歲朱晦翁在浙東劾台守
唐仲友與正章數上王相即徙與正江西提刑正與

此類

丁未成都火

淳熙丁未夏五月成都大火所燔七八千家府有棊
盤市俗言孔明八陣營也居民櫛比一燎無遺時趙
子直爲帥守盡出公錢貸民而予其貧者未數月自
錦江而北繩引棊布巷陌一新洞達踈明無復向來
之舊矣火之始作也子直奏所焚千八百家時章德
茂爲吏部侍郎言于 上曰蜀人有以書抵朝士者
云火作自某所至某所延燒幾萬家災亦甚矣事出
不測于政何傷忠實如汝愚不盡數以聞何也 上

乃命子直將的實被火人戶數目賑濟錢米開具以聞先是府城之東有千金堰溉民田十七萬畝編竹籠石歲事修築役十一萬六千餘夫率用民錢一萬三千緡有奇米三十斛土人李仲良時知敘州論其勞費欲易以石子直以爲然乃議官出錢十萬緡米三萬石以給其役而俾民分五歲輸之或謂作隄捍水水決潰隄則十萬緡皆爲虛費矣前人之智非不及此也子直銳爲之會 上以旱故避殿減膳命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陳闕政十月七日丙午萬元亨爲司農少卿應詔上言成都之火于守臣何害聞蜀

帥乃欲撤百年之堰以從一己之規模民情易搖當以靜治好作爲者可得而恃哉當以厚化善惡大明則無所措矣輔臣奏事次 上出文字一紙示之乃錄元亨封事中所云也 上又曰章林說成都火災甚大又云事出偶爾于政何傷凡文字意要相應不當如此乃命子直審度經久利便及具因依費用錢物聞奏于是詔下十日矣後五日陳子榮大諫入對併論二事以謂汝愚所奏與臣僚所論延燒數目大段不侔汝愚于先後之間必不敢自爲異同假使巧爲之辭以塞詔旨則又重有欺罔之罪而況撤堰築

堤之役既出汝愚亦必妄以興利為言孰肯究思後
 害以自沮其說也二者使其自行開具士論不敢以
 為然望詔本路監司從實體究以聞被火之家則必
 取見的實築堤之役則必指陳利害盡公體國毋得
 徇情庶幾遠方事幾無所壅蔽子榮素不樂善類者
 也故因事攻之 上方眷子直然重違子榮翊日有
 旨令本路監司同趙汝愚從實開具聞奏七月二十一日辛酉
 是時梁卿總為小漕吳卿宗旦提點刑獄吳趙與余
 皆世舊他日余偶適吳卿所治密以奏意問之吳卿
 曰火事未免為之回互第云所燔主戶近二千而儻

居之家則以萬計易堰為堤

一作石

乃李宗丞建議劉

秘書從而和之決不可耳

劉德修時為添差參議官

子直聞之殊

不憚奏上會子榮以憂去

是年九月

事遂已子直因力求

去 上自塘遞封還奏牘批其尾云遺火修堰事朕

已察其浮言卿宜安職以寬顧憂時張德象守漢嘉

為政苛急宜之與之連姻會德象除轉運判官子直

奏其罪坐鑄免宜之以不按刺併罷

十五年四月十日

及子

直得政元亨年六十餘即告老遂守本官致仕未幾

子直得罪宜之自龍舒召為右史再遷刑部侍郎直

學士院德象自祠官中起為監察御史累遷吏部尚

書元亨以何自然之言起為江東副漕召遷為工部
 侍郎蓋自有成都以來未嘗有此火也子直在蜀中
 有威風知大體然書事貴直近見此與之作子直行
 狀其言火事頗抵牾失實故備著本亦以有攷云
 輿之行狀云兩司迫于臺臣風旨躬履備照視之迄
 如公奏蓋二司回互云爾非其實也行狀又云上
 日近漾沙沆火牛日僅焚二百餘家成都焚萬餘
 戶非三四晝夜不可此必王渥所為成都焚萬餘
 其受老馬事也以史攷之此年六月二十日寶蓮山
 火非漾沙沆又臣僚上言有云延燒雖未得實數姑
 無慮五七百家則成都城之火亦不止二百家矣况
 所謂延燒萬家乃章德茂封事德茂漢州人宜
 實何待王巽澤之言也私
 家文字難據大抵如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九

書元亨以何自然之言起為江東副漕召遷為工部
 侍郎蓋自有成都以來未嘗有此火也子直在蜀中
 有威風知大體然書事貴直近見此之作子直行
 狀其言火事頗抵牾失實故備善本以有攷云
 輿之行狀云兩司迫于臺臣風旨躬履衙門之近
 如公奏蓋二司同五云爾非其實也行狀又云上
 戶非三也畫夜不可此必王渥所為也成都焚萬餘
 其受老馬事也以史攷之此年六月二十日寶蓮山
 火非漾沙沉又臣僚上言有云延燒雖未得實數姑
 無慮五七百家則成都城之火亦不止二百家矣姑
 所謂延燒萬家乃章德茂封事德茂漢州人宜
 實何待王巽澤之言也私
 家文字難據大抵如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九

